



國朝寶鑑
七

仁宗朝
明宗朝
宣祖朝

卷二十八

96
3059
7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仁宗朝

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

諱皓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癸丑誕降

于景福宮在位一年乙巳七月朔日辛酉

昇遐壽三十一葬孝陵

在高陽

中宗大王三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庚戌

十五日

中宗大王昇遐于昌慶宮之歡慶堂越六日

王世子即位 上 中宗元子生有異質三

歲讀書已通字義不事遊嬉動作有度人以



為生知在東宮二十五年孜孜問學踐履篤實每日昧爽問寢視膳退御三時書筵朝以經晝夕以史或有故不御書筵則常自不憚於心至夜深披覽近思錄自警編大學衍義等書翌日雞鳴又讀書筵所講書平居終日端坐未嘗跛倚雖祁寒盛暑亦然沈靜淵默戲褻之言未嘗出於口中廟嘉上德器之天成博選名儒為賓僚使輔翼成就賓僚每講退相慶曰堯舜復作於東方也然上不欲安於小成凡有懿行不喜人知如有稱

譽之言輒有不悅之色雖尋常翰墨亦未嘗示人一日以手札賜宮僚薑曰不輟薑食為其通神明去穢惡也諸君子動慕夫子雖飲食之未必有所取法焉故以是送之宮僚相傳為寶玩至是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等以遺命奉國寶以進上號慟不受羣臣終日迭請寶至則輒哭在廷者莫不掩泣及夕明燭進輿上却不御步至御坐側鞠躬而立羣臣又力請具冕服即位御明政殿庶受百官賀頒教大赦尊王妃尹氏為王

大妃冊嬪朴氏為王妃命國家機務一委大臣非喪事毋得啓稟○十二月生負辛百齡等上疏略曰我國自 祖宗朝以來莫不以正士習為先故道無二致教無二術廉明愷悌之士涵養於草野忠良正直之臣輔佐於朝廷自茲以降人心漸訛風俗淆漓異已者惡之媚已者悅之守道者謂之好名直言者謂之矯激羣議衆排流放竄極至于戊午己卯而極矣由是為子弟者以功名為先而義理為末為父兄者以正直為戒而模糊為法

衆之所同好焉舉而用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出之乃公也今日之勢正猶垂亡之人氣息奄奄而不思所以救之 殿下自今已往崇節義革委靡使為人子者知其父而不知有其身為人臣者知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則將見朝廷之上為臣者皆守道循理之人巖壑之下為士者皆窮經尚志之人也 上答曰疏辭所論切當哀憫固極之中不敢條答予當留意焉

乙巳

元年春正月臺諫論左議政洪彥弼臨事

多謬 上批曰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 先
王薨逝纔經一朔適大臣職則恐有乖於不
忍死其親之義而大失待者舊之道也彥弼
屢請適免優批不許○議政府上 大行大
王廟號曰中宗 上曰 先王撥亂反正使
宗社四十年又安中興之功於是為大盍做
世祖廟號改宗稱祖也右議政尹仁鏡等引
書無逸殷王中宗事以啓曰祖有功宗有德
宗非遜於祖也 上曰 先大王與殷中宗
德則相符功則尤大議以祖號予之望也仁

鏡等又啓曰宋高宗議號時洪邁欲稱祖尤
衰以為漢光武以長沙定王之後入承大統
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承大統
不必稱祖今 世祖以弟繼兄故稱祖 大
行大王直繼 成宗之統則不當稱祖也
上不得已從其議○右議政尹仁鏡等啓言
卒哭後燕居服依 成廟時 貞熹王后喪
制當用黑笠 上命臺閣弘文館議之議曰
祖宗朝皆用白笠而 成廟始變舊制然其
時下教有曰變凶從吉心所不安則 成廟

聖意亦可見矣且國俗平日常着白衣今若用黑笠與平日服色無異請一依五禮儀率哭後白笠之制從之○命卜相 上以手書諭大臣曰輔相之職百責是萃相得其人則治否則亂亡是以古之明君必廣擇鴻儒碩德而任之至有拔於板築之中者今兩相次陞當卜其代惟我 先王培養人才可謂盛矣擢而授之必有其人當慎擇有德望者以宅其位予以否德慘遭大故懵無所察凡經邦重事皆係大臣如得賢輔國之福也蓋聖

意在於李彥迪也右議政尹仁鏡辭以僚相引入及大葬後復命枚卜仁鏡又言資秩當次者在外有病難及詔使接待之時也竟不卜彥迪○右贊成李彥迪以疾辭職 上答曰往年卿上十條之疏 先朝賜予以觀且卿入叅書筵所言皆正予嘗歎服令內醫院製藥以送卿須調治上來○二月葬 中宗大王于禧陵時 上哀毀踰節羸瘁已極羣臣仰瞻天顏已非復昔時而猶欲隨詣山陵親奉玄宮大臣率百官力請止之 大妃又

縷縷勸止及發引扶出幄次哀不自勝欲俟
大輦下山陵之報而還入齋殿承旨以惱撓
慈殿為言 上乃還猶哭不絕聲○命追畫
大行大王辟容開局於明政殿西廊以左贊
成成世昌利城君慣掌其事杜城令巖扶安
縣監蔡無逸亦以善畫與焉○三月大學生
朴謹等三上疏訟趙光祖諸人寃請復其官
上以手書答曰居首善之地好古論時辭懇
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先朝教育之澤
亦可想矣然大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

自有朝議言是非則得矣定是非則非諸生
事也○夏四月旱減膳求言○命刑曹審慎
拷掠俾無冤枉仍歎曰安得使寡人之世無
一民作奸犯科者乎○上行晝講不御正殿
不設交椅坐于階上大臣等奏曰人君威儀
宜慎初政今無灾異何為避殿乎 上曰今
茲之旱雖不太甚予不欲汲汲於正殿也仍
教曰孔子云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此正今日
所憂也纔經陵役天使繼至而旱氣如此民
困極矣其令該曹盡力措置無使病民也尋

罷尚衣院唐物之質蠲京畿及兩西今年田租○命先朝妃慎氏所居稱廢妃宮凡事一依慈壽宮例後宮應供令有司優施○教曰彰善罰惡為政所先其有忠孝卓異及為吏清白者廣問以啓隨才擢叙身歿者錄用其後○命大臣薦拔遺逸大臣難其薦請倣先朝舊制上曰賢人君子懷才抱道者雖重其出處亦惟在人君所求之誠不誠如何耳求而得之若果賢矣擢置宰相夫何難哉不然而或以舊例為拘則求賢之路未廣古

所謂野無遺賢之盛今不可復見耶○命筵對史官待左右畢出後始退著為式從記事官李燏等之言也○大司憲宋麟壽等上疏曰前古帝王之所以致治者不過講學納諫設校用人而其致亂者不過四事不修而已密邇師儒講論體認存養省察施於為政者講學之本也言逆于心嘉其忠直言遜于志慮其諂諛者納諫之本也精師儒之選重教誨之任必使德成而材達者學校之本也大誥中外收召髦俊惟才德之是取者用人之

本也仍請復薦舉科及趙光祖等官爵 上
 優批嘉納又曰復官復科豈不知其為公論
 而我 父王稱其無罪終不施恩以是不能
 遽從也先是 中廟違豫之時 上屢請疏
 釋士庶之橫罹不辜者而未承俞音故前後
 章甫搢紳之疏輒示難慎之意盖有待也○
 五月命放祭供餘生獐于山林○上移御于
 景福宮為迎詔使也至宮見 中廟平日所
 御曰此 先王之所嘗坐卧也此 先王之
 所嘗憑依也仍嗚咽不自勝左右莫敢仰視

及冊封賜謚詔使張承憲至 上迎詔使極
 其誠禮未嘗少懈詔使等嘖嘖稱歎動必曰
 賢君也私有所獻 上命皆下該司○因頒
 詔赦教曰前者金湜籍產事衆議未便今當
 大霽宜改其律○以金麟厚為修撰麟厚幼
 稱神童長博學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度
 數尤精於性理及入春坊 上與語大悅恩
 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上素多藝
 不欲表見於人而獨於麟厚賜墨竹畫以示
 意至是以詔使製述官竣事還仍請歸覲時

議咸欲留之以輔新化而麟厚竟以親病辭歸○六月上護軍李賢輔上疏略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殿下續承大統命哲命吉凶正在今日治要在得人得人在人主一心君心之用又在乎明與信而已古人陳戒於君曰疑之勿任任之勿疑又曰其難其慎臣亦以數語為初政獻焉 上賜批嘉獎特加資憲階○以李滉為應教○上弗豫初上自侍疾之時晝夜不脫衣帶湯藥必親嘗一飯一飲視 中宗所進御故雖粥飲罕為

之進御時方寒沍沐浴禱天露立達曙及宅恤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至卒哭猶不御盥醬大臣率百官屢請從權不許及 大妃親自泣勸為一強進然比退竟不從權不離喪次屏遠宮人所侍者唯小宦數人而已魂殿享祀必親行之未嘗或間哀敬備至由是柴毀日甚杖而後起至是 上將親祭魂殿仍省大妃于昌慶宮大臣固請停行 上曰近以接待詔使兼有疾病子職久曠予甚痛焉遂至昌慶宮謁 大妃還于景福宮疾益革領

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等請入卧内問疾
上索衣冠於内侍仁鏡等曰君臨臣疾猶加
朝服拖紳况君之於臣何必衣冠乎上不
聽御白袍笠扶而起憑枕而語玉音不能成
仁鏡等曰殿下不進藥臣等竊為之痛悶
也上曰予疾藥何能為乎時上既絕而
復甦者數少有省悟則必使人問安于大
妃會雷震慶會樓柱左右慰上驚動上
曰心定已久何驚之有仍命問安于慈殿
儒醫鄭礪入診官人欲引出玉手上不肯

出手尹任在傍揣知上意揮官人遠之然
後始許診諸臣以此益知上平日不襲於
近習而所養正大也○秋七月朔辛酉上
昇遐于景福宮之清燕樓前一日庚申上
下教于大臣曰予疾不可為既無嗣子其傳
位于弟慶原大君明宗又教曰趙光祖等事
予常不忘于懷而以先王所未許故不敢
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光祖爵秩賢良科亦
還復收用及大臣等求對入侍上索紙筆
欲書既而歎曰予平生所懷欲使羣臣知之

非文字無以盡傳今不可為矣臨薨教曰
父王禮陟未久而予又至此未克終孝予死
必葬於 父母塋域之側以終予志且纜經
大喪民力已竭予之葬事務從朴素也氣垂
盡猶諄諄語皆為民除弊之意然玉音已澀
左右不能記自 上疾革都人相聚終夜不
寐有自闕來者輒問 上候如何及聞 上
氣絕還甦則民無長幼自闕下達于巷谷咸
攢手祝天昇遐之日遠近儒士裹糧來哭者
不絕於道雖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奔走

號慟如哭其私親時以為化未一期而德之
入人如此其深者求之古昔實所罕聞云
慶原大君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
曰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廟號曰仁宗皇朝賜
謚榮靖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明宗朝一

明宗恭憲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

諱 字 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二日戊

子誕降在位二十二年隆慶丁卯六月二

十八日辛亥昇遐壽三十四葬康陵

仁宗大王元年乙巳七月辛酉日 仁宗大

王昇遐于景福宮之清燕樓越六日丙寅

慶原大君即位于勤政門 上 中宗第二

子生而穎秀不妄嬉戲明悟善學 中宗稱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明宗朝一

明宗恭憲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

峴字 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二日戊

子誕降在位二十二年隆慶丁卯六月二

十八日辛亥昇遐壽三十四葬康陵在楊州

仁宗大王元年乙巳七月辛酉日仁宗大

王昇遐于景福宮之清燕樓越六日丙寅

慶原大君即位于勤政門 上 中宗第二

子生而穎秀不妄嬉戲明悟善學 中宗稱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明宗朝一

明宗恭憲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

對陽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二日戊

子誕降在位二十二年隆慶丁卯六月二

十八日辛亥昇遐壽三十四葬康陵

仁宗大王元年乙巳七月辛酉日仁宗大

王昇遐于景福宮之清燕樓越六日丙寅

慶原大君即位于勤政門 上 中宗第二

子生而穎秀不妄嬉戲明悟善學 中宗稱

愛之 大行大王疾大漸命中官以傳位于慶原大君之意教賓廳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等以為傳位大事也不可不面承下教遂使承旨崔演書單子求對入侍令內侍印啓字而退於是 上宅恤如禮既成服仁鏡等請 上具冕服即位尊 王大妃尹氏為大王大妃王妃朴氏為王大妃冊夫人沈氏為王妃受百官賀頒教大赦時 上年十二歲依 成宗朝故事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初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領中

樞府事洪彥弼同行院相之事及成服後仁鏡等啓言 成廟初即位多置院相崇品皆與焉 睿宗初贊成金國光亦為院相請以左贊成李彥迪右贊成權機並為院相從之○軍器寺僉正尹元老有罪竄配元老元衡之弟而 上季舅也性兇險詭詐喜造言大行大王在春宮與 上友愛天至而元老日夜交構離間天親賴 兩聖英明卒莫之售至是政府三司六曹交章請置法遂命竄元老于海南輿論快之○政府陳戒辭十條

一 慈殿體文母孟母之慈愛善導聖質也
二 博選經筵官講論咨問成就聖學也三
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克
盡誠孝也四 嚴宮禁防戚里使外言不入內
言不出以防禍亂之萌也五 宮人必擇溫良
恭敬慎而寡言者以侍左右也六 羣臣除授
必令銓曹難慎注擬而勿用特旨也七 凡干
訟決付諸有司如其大者議于朝廷而切勿
判付以昭公道也八 政院之職在於惟允內
旨有不合者許令封還也九 官府一體不宜

異同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也十 大行
大王自在東宮學問深潛爰及嗣位公道大
行如日昭布人皆顙望至治今 主上繼緒
一國臣民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
下願留神以副衆望也左贊成李彥迪所撰
定 上優批嘉納○命盡滌已卯諸人等罪
名遵 大行大王遺旨也○上始御忠順堂
開經筵朝晝二筵講小學夕夜二筵講孝經
以公除已過而院相等請之也○八月命復
薦舉科遵 大行大王遺旨也時薦舉科罷

削已二十有七年人多擯死存者亦已老大
臣等請直叙六品職 上從之以李阜為兵
曹佐郎金大有柳貞金顥安珽為典籍金神
童金鉞為宗簿典牲主簿○命停冬至進箋
及方物物膳以歲饑也○竄左議政柳灌吏
曹判書柳仁淑前贊成尹任等尋賜死初任
與尹元衡自 中宗末年以外戚分朋相傾
軋不已時有大少尹之目 中宗已憂其漸
罷削兩尹以沮抑之然任但無識而已元衡
凶狡樂禍故士類多與任而不與元衡至是

元衡等聲言灌仁淑與任謀推戴桂林君瑠
鳳城君岈遂啖臺憲一會中學議發啓時新
經已卯諸臺無一人應者於是元衡知公議
不協乃與其黨求對面陳 大王大妃與
上御忠順堂召大臣卿宰問之權機力諍李
彥迪涕泣請償其餘多依違 大妃遂命竄
灌等三人賜死餘悉親鞫或死或竄或錮仍
冊衛社勲元衡等為首復罷薦舉科○冬十
月葬 仁宗大王于孝陵○院相李彥迪集
先儒格言至論以進且請勤學問敬大臣納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四
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 上曰
當留神不敢忘也○先是 仁宗命蠲京畿
黃海平安三道田稅至是戶曹以國用不足
請以往年常平穀之散而未糴者換之 上
曰 先王所命也豈可欺民其仍蠲之○十
一月減一年酒米之半○十二月命史官釋
輕囚○政院啓言領經筵考諸大典以三公
為之而 中宗朝亦有以正一品差出之例
請以林百齡為領經筵 上可之

丙午元年春正月命除天鵝薦新外別進上○

皇朝賜祭謚贈行人王鶴至 上迎送之際
動中禮節行人相與嘖嘖曰東方福矣○二
月以日變下教求言于中外○命禁京外官
用杖不如法者從院相李彥迪之言也○諭
諸道觀察使貧不能嫁娶及過期未葬者訪
問以聞○三月左贊成李彥迪乞暇歸覲留
劄陳戒以講學明理親賢遠佞四條 上優
批嘉納○教曰近來儒者專不務學師儒之
官亦數通不事訓誨而該司全不糾察以致
學校陵夷宜自今擇才德俱備者兼師長之

任准期陞叙依承文判校奉常正例陞為大
司成久於其任必有作成人材之效此意議
于大臣外方訓導亦令擇差○夏四月命減
八路舊逋戶曹以有後弊再啓覆難 上曰
民生之困莫此時若予方欲開倉活之何忍
督納舊債乎不聽○教禮曹曰近來教導未
至風俗澆薄不孝不睦之法自有國典而閭
閻之人不聞不學蠢愚無知妄行非義以觸
罪辜良用惻然以古昔彞倫之教參以國法
作為教目廣布中外使窮鄉僻巷之人無不

周知如有違者嚴加責罰以淑人心以正風

俗○頒京外學校節目

節目一文官學行堪為師表者及經學精

通者各別選擇司成以下典藉以上每品各
一員四學兼教授各一員以參選人員差下
專委教誨館生員進士及寄齋四學儒生以
其餘一居館生員進士及寄齋四學儒生以
書日數大六朔一朔中禮記各七朔為定限或
書春秋各六朔一朔中禮記各七朔為定限或
通讀或分訓每書始讀及畢讀各朔其名下
每月初旬禮曹及成均館堂上同會考講簿
其通略粗不每式年夏初四書一經以上分
數通計優等五人直赴會試寄齋及四學儒
生每月初旬聚會中學禮曹即廳成均館書
官四學官負各一員及輪次官考講其四書
分數通計優等十人直赴數內有進士試時優
館赴學者方許入講分數內有進士試時優
等之列其中懶慢不卒業及考講連不者
生負進士論罰寄齋及四學儒生削名到記

限三朔不許復屬一鄉學勸課之方生負進
 士中不樂人令銓曹勿拘取令數勉就任教訓成效
 薦舉啓聞銓曹勿拘取令數勉就任教訓成效
 中不樂人令銓曹勿拘取令數勉就任教訓成效
 令監司啓聞銓曹勿拘取令數勉就任教訓成效
 使司知勸校生年過三十不責勸或隨才叙用
 充歲貢使知自設六負外加設四負聚士族及
 士族庶孽見知自設六負外加設四負聚士族及
 凡民子弟年自八九至十五六歲者先誨小
 學能明句讀稍解文理然後教以每等考講知
 語孟子中庸之於學禮然曹以每等考講知
 訓導勤慢正從九品各一給陞降除授外
 方則每鄉置學長依古例教誨陞之鄉校監
 司巡行時檢舉學長最勤者隨宜論賞勸課
 與否殿最憑考○簡儀臺圭表拆破命觀象監修補
 觀象監啓曰士人河世濬有巧思凡兩闕報
 漏日影等器及觀天儀象皆世濬所修治今

本監無可付之窠姑差假習讀冠帶治事何
 如命如其言○命政府兵曹薦將帥材以張
 彥良李光軾梁允義張世豪應薦彥良趙資
 光軾以下令銓曹以次陞用○選清白吏行
 護軍朴守良大司諫趙士秀工曹佐郎金洵
 並命加階○咸鏡道癘疫熾盛命遣醫齋藥
 救療○五月雨雹地震 上減膳召三公及
 禁府刑曹堂上疏釋獄囚○秋七月 上行
 台對侍講官沈通源奏曰館藏書籍中有訓
 辭一書即 世祖戒 睿宗之書也此 殿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下家法願置左右以時省覽焉 上可之○
九月增建太廟三室禮曹判書尹溉叅判洪
暹等啓言太室七間東西各有夾室而 太
祖一室太宗二室世宗三室世祖四室德宗
五室睿宗六室成宗七室 成宗祔廟時已
有增室之議而竟遷 文宗於夾室當時議
者以為未安今 中宗新祔若 仁宗又祔
並與 文宗所奉太室必增建三間然後乃
可備廟制也 上可之於是移奉太廟 神
主於仁政殿增建既畢還安 列聖神主之

時 文宗神主安奉於第四室遂以中朝修
改太廟頒赦天下之例賞還安時執事官有
差

丁未二年春正月祔 中宗大王章敬王后于
宗廟○上 章敬王后謚號曰宣昭懿淑大
王大妃尊號曰聖烈 上進冊受賀○二月
副提學周世鵬上疏略曰大學者帝王垂世
立教之大典規模節目至切至詳而為學之
要貴在踐履今問巷小兒讀大學問明明德
則必曰格致誠正修問新民則必曰齊治平

應答如響然問其所以行之之方則茫然不知是果大學之學乎夫道一而已有為者亦若是願勿以堯舜文王為高遠而不可跂及也周公輔成王先陳稼穡之艱今之民俗逐末者多願為政必以民產為先圖無逸誦豳風敦諭八路驅民於農使小民皆知務本祖宗朝諸道監司皆職帶勸農務本之意亦可見矣 上優批嘉納○命館學儒生圓點滿十五點以上許赴庭試侍講官趙士秀言教化者國家之元氣學校者又教化之本源

故自古帝王治國必先自學校始而今儒生全不聚會齋舍荒草滿庭故有是命○命三公宰樞議定對馬島約條先是對馬島倭寇蛇梁鎮大肆剽掠 中宗命邊臣絕其朝聘自是島倭戰伏不敢寇邊前年冬日本國王及小二殿使遣使賻祭仍書啓言蛇梁之變乃是賊倭之事而非對馬島主所知懇辭乞赦事下政府議右叅贊申光漢力請因其自新許以講和以繫蠻夷輕躁之心諸大臣議各不一獨李彥迪以光漢言為是尹仁鏡等

請 上裁斷遂寢其命至是始定約條

遣船二十五隻內大船九中船八小船八各

船人數皆依定額如過數留浦糧各減半受

圖書受職來通船人亦同島以西來泊者

切勿給一職來通船人亦同島以西來泊者

論以倭賊一稱風浪不順如德島以

壬申約條勿許接待一乘夜踰牆往來間

者或乘三所船潛行諸島者依憑采葛登山

橫行者永勿許接其船一兄約束一從鎮將

之令違者重則三年 ○副提學周世鵬書進

輕則二年勿許接

旅葵罔命二篇且舉 先朝禁買唐馬之事

以進戒時太僕寺郎於輪對請買唐馬故也

上嘉納命停買馬○三月諭八道觀察使曰

春候已季節應和煦而日氣尚寒降霜下雪

加以時雨愆期麥苗將枯念我農民何以救

命民間癘疫雖云時氣飢餓呻吟易致薰染

言念及此痛纏于懷顧惟灾沴之作多出於

敲扑捶楚慎刑伸理應灾所先卿其體予惻

怛之懷嚴飭列邑勿令妄用捶拷另加伸理

以舒冤鬱窮村僻巷饑饉顛連亦須恤問賑

施毋致餓莩○先是 皇帝求我國咨文紙

命政府博考故例則 中宗癸卯因 皇帝

勅求以咨文紙不足代送表紙二百張矣於

是以李巖充進獻使如京師巖回到連山驛

國月實錄卷之三十二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失勅書只領賜物而來義州牧使以聞上
命大臣議皆以為既有賜物則雖無勅書禮
當迎也其勅書見失之由當具告於謝恩文
也從之罷夔職臺諫言其太輕不聽○同副
承旨丁應斗赴京時買得綱目前編續綱目
發明廣義武經摠要等書獻之賜鹿皮馬裝
諸書命示大提學印行○夏六月軍資判官
尹齡撰進國朝寶鑑類抄二卷其目二十有
八曰為治為學勤經筵敦孝友興學校明教
化議禮樂闢異端啟大臣開言路求賢能辨

人才擇守令勸農桑慎刑罰省徭役崇敬畏
欽天災勤民瘼謹鑑戒崇儉約戒逸欲養世
子教戚屬防宦侍重邊將嚴武備馭夷狄
上嘉其志命陞僉正○秋九月副提學鄭彥
慤以良才驛壁書有怨望語封進之尹元衡
使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邕右議政鄭順
朋等列書應罪人入啓于大王大妃於是
鳳城君圻宋麟壽李若水皆死李彥迪盧守
慎林亨秀柳希春金鸞祥權撥白仁傑等凡
三十人安置付處有差皆士類也○是年七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二
月白嶽山巨巖下墜聲聞于遠八道大水入
畜田舍漂溺無數 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至
是大臣請復初 上只命復正殿膳與樂勿
遽復以示愈久憂恐之意諭八道觀察使曰
眇予涼德之馨香之升聞維天降監有譴告
之荐臻旱蝗饑饉涸洞墊溺哀我赤子哭死
扶傷漂蕩失所流離顛連鰥寡孤獨子子惇
惇若至冬寒必多凍死言念至此慟割于心
雖在平時仁政必先四民况胥溺之餘乎卿
其亟令都事親加訪問官給糧資至誠撫恤

毋使予有猶已溺之之歎也時慶尚道觀察
使任虎臣以覲親至京還歸 上引見縷縷
勉飭以安接之策仍命四殿誕日及三名日
物膳限明年勿為封進○諭平安道觀察使
李浚慶曰皇天警予咎徵荐臻暑月霜雹固
已非常恒雨之灾又酷於大旱之後下三道
漂蕩之厄已甚驚惕今又見卿狀啓大水泛
濫橫被城中依山倉庫亦至沈沒雖洪水之
變何以加此數百年所無之淫沴適丁今日
及已憂懼罔知所措道內溺死漂失人戶及

彼損田結之數卿其從實開具劃即馳啓浚
慶啓言平壤漂沒家舍七百二十三區人二
百九名牛馬三百十二匹田一百十九結其
餘松江邑成川慈山殷山寧遠祥原江東江
西陽德等地亦皆沈沒 上命浚慶限滿勿
遍經紀救災之策亦令廟堂俟諸道所報商
確賑政○祔 仁宗大王于宗廟國朝典禮
宗廟有世室百世不遷而文昭殿只以世次
迭遷無世室時 仁宗入文昭殿則 世祖
當祧 上以 世祖有功德且於 上為高

祖位難於祧遷而文昭五室又不可過欲權
奉 仁宗於延恩殿諸大臣僉曰可遂命會
諸宰於賓廳雜議大臣問 世祖祧則皆曰
可及問 仁宗權移則無一人應者大臣等
竟移奉 仁宗於延恩殿○加上 大王大
妃尊號曰仁明王大妃尊號曰恭懿 上事
王大妃如事 大王大妃王大妃嘗有疾醫
禱之外所以慰安者有足以感動神明每日
視膳于 大王大妃王大妃殿其翌日視朝
膳于文昭殿視夕膳于延恩殿萬幾之暇非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有違豫未嘗廢焉○上親酌獻于文廟退御
明倫堂試儒生又御下輦臺試武士賜田十
五結奴婢五十口於成均館又賜奴婢十五
口於四學大司成趙士秀進七箴賜鹿皮一
領以獎之○是歲饑疫 上責躬求言督令
內外官吏修舉荒政凡放租弛禁移粟納穀
勸分之類靡不究心使病者捄之死者瘞之
謂大臣曰為人君者聞百姓飢死不急賑救
則豈視民如傷之意乎卿等宜商議善處以
寬予之夙夜憂慮

戊申三年春正月以李滉為丹陽郡守憲府啓
言滉方賜暇湖堂不宜外補請留之以備顧
問 上曰民方飢困雖時任臺閣可使往救
也不聽○命設東西賑濟場開常平倉賑饑
士族寡婦不能躬自乞食者給米其家從賑
恤使閔齊仁之言也○三月分遣教差官權
輟金半千朴忠元閔荃柳潛等于諸道審察
賑政○命飢民遺棄兒為人收養者永給其
人申明舊法○上御夜對命弘文館詳述浩
然之氣及心性理氣為圖以進○夏四月親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享于太廟○五月 上召見潛邸時師傅慎
希復命史官勿入諫院論都承旨不為諫止
上曰昔光武召子陵同宿之時史官亦入侍
乎予恐拘於筵體不能盡故舊之情使史官
勿入其失在上承旨何責○秋九月賜几杖
于領議政洪彥弼宣醞賜樂于其家○冬十
月宗簿提調洪暹白 上曰璿源殿所奉
太祖影幀二十六軸有侍中時寫真 太宗
世宗世祖亦皆有影幀 德宗成宗中宗影
幀皆追寫於昇遐之後而 成宗影幀初則

一軸後因改模至於九軸餘皆稱是委積殿
內色褪塵垢萬代之下恐有混淆之弊初本
副件或山陵或宗廟或文昭殿北擇地埋瘞
便也從之○行養老宴飭諸道抄啓老人

己酉四年春正月弘文館上璿璣玉衡制度○
宴即位以來經筵官于宮庭賜一等樂大司
諫李瑩陞嘉善其餘賞賜有差復賜蠟燭夜
分乃罷○三月 上御思政殿試專經文臣
○秋七月副提學慶渾等上疏陳八條曰清
仕路曰納諫諍曰謹好尚曰立紀綱曰正士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習曰恤民隱曰抑奢侈曰治軍務 上優批
嘉納○八月 上幸靖孝兩陵親祭○命李
賢輔魚得江各加一資下書台之嘉其恬退
有操也尚震言二老皆年過八十道路且遠
宜有給馬之典也遂命給馬○冬十二月
上御夜對謂講官曰周世宗亦賢君矣乎其
言曰朕不因喜怒刑賞人夫刑賞人主之大
柄必公明其刑賞然後為善者有所勸為惡
者有所懲如因一已喜怒而刑賞之則必有
顛倒之弊也

庚戌五年春二月頒內藏書籍于豐基白雲洞
書院賜額曰紹修從郡守李滉請也尋命諸
道有書院處次第表章書院之作由是益盛
○夏四月御慶會樓下觀射御題安不忘危
七言律詩命宗宰侍臣製進入格者賞賜有
差○六月命觀象監候中星修改宗廟洞口
之仰釜日晷昌慶宮之新報漏閣漏籌浮龜
復命觀象提調尚震金益壽等修改欽敬閣
十二朔田獵稼穡等制度務合於豳風七月
之象

辛亥六年春二月教曰予欲遣救荒御史於八道然前者戊申遣御史而民不蒙實惠徒有支供之弊其令各道都事簡騶從出入民間盡心救荒○冬十月教禮曹曰小學乃明倫之書人生八歲皆入小學而頃自己卯以後士不樂觀非但子弟之不肯習為父兄者亦不教之蒙養不端人心不淑自今幼學之士先習小學使知聖賢立教之法以為進德修業之本其訓誨節目詳悉撰定曉諭中外○設雅樂鐘磬校正廳以右叅贊安珙掌其事

召生員趙晟付職校正時知經筵事鄭士龍白上曰聲音所以奏格神明者必聲音諧和然後神降之福而今雅樂鐘磬多遺失存者亦剝缺以此享神豈可望其來格乎今之鐘磬皆世宗朝朴堧所製因舊校正庶易為力安珙智慮精明趙晟精於律呂度數之學兼通醫理若以珙主其事台晟與聞校正而亦選醫司之聰敏者學醫理於晟則必有其效也上從之命珙晟釐正○十一月命抄庶謹人安珙洪暹朴守良李浚慶趙士秀

李質任虎臣周世鵬金秀文李夢弼李世璋
李榮金珣全彭齡洪曇成世章尹釜尹鉉尹
春年鄭宗榮朴永俊吳祥李重慶金鎧任輔
臣李滉安從坤宋益璟金兩卞勲男辛士衡
姜允權禹世謙凡三十三人

壬子七年夏四月賜開城府學公田十結○五
月先是命諸道觀察使薦遺逸之士至是京
畿觀察使薦成守琛趙昱清洪道觀察使薦
成悌元慶尚道觀察使薦曹植李希顏遂命
直叙六品職守琛受學於趙光祖恬靜養志

不求聞達昱晟之弟才行高潔安貧慕古隱
居龍門山悌元倜儻有大略通明經術自己
卯後放浪詩酒不事拘檢植剛毅直方以名
節自勵少許可不苟取與希顏器量宏深才
行卓異 中宗朝屢除官不起時稱薦舉科
後得人最盛云○六月錄用忠臣清白吏子
孫○冬十月開城留守韓蚪獻皇明祖訓
上嘉獎賜馬裝○十一月宴庶謹人于闕庭
賜樂及丹木胡椒又賜蠟燭夜分乃罷○慶
州官舍灾密邇於真殿集慶殿遣官行慰安祭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二
○設軍籍都監釐正軍保之弊

癸丑

八年春正月 上上壽于 大王大妃王

大妃殿○二月諭八道觀察使飭耕種毋失其時○親祀先農遂耕藉田○閏三月 上悶旱親禱雨于禁中○秋七月 大王大妃還政于 上時 大王大妃御宣政殿垂簾上坐於簾外召三公侍臣入侍 大妃命大臣進前教曰婦人干國政實非美事以主上冲年不得已居攝而天災時變疊見層出恐由予否德也况今主上長成學問高明自今

歸政當不復與聽也 上下榻辭遜顧大臣使陳其不可歸政之意尚震沈連源尹溉等對曰 慈殿下教正與宣仁皇后所謂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之意暗合無間况 慈殿春秋亦高久勤萬幾殊非頤養精神之道臣等惟當將順懿旨而已 上不得已從之○副提學鄭裕等上疏陳七條一曰勤聖學二曰審所尚三曰辨邪正四曰納諫諍五曰恤民隱六曰振士風七曰闢異端 上優批嘉納○以李滉為大司成○命弘文錄外文臣

年四十以下能文之士別為抄選每年四仲朔與弘文錄人同入庭製述定為恒規從鄭士龍之言也○八月 上謁宣陵命扈駕人自持飯津船僅令通涉以畿內歉荒也○九月景福宮大內災 上避殿減膳停朝市三日遣官行慰安祭于文昭延恩兩殿及宗廟下教求言于中外謂大臣等曰由予否德降戾斯酷 先王法官不得不復而凶荒如此宜量力修舉康寧思政兩殿乃接待天使處不可不先創欽敬閣出於 世宗聖智而一

朝成灰尤極傷痛亦依前制隨便營建事有先後其餘諸役並停○召校理金麟厚麟厚上箋辭不至教曰金麟厚箋辭至為懇切然誰無宿疾事君大義亦不可恕調理上來○清州牧使李楨洪州牧使任尹韓山郡守金若默沃川郡守高孟英槐山郡守權紹維新縣監柳景深稷山縣監鄭洽各賜表裏一襲下書褒獎以清洪觀察使李夢亮奏其治績也○冬十月幼學徐崦上疏陳戒一曰擇宰相二曰養士氣三曰正俗尚四曰廣言路五

曰戢貪風六曰活民生七曰禁奢侈八曰明賞罰九曰慎用人十曰抑宦官 上答曰盡言不諱可謂讜矣又教曰人心不古貪風日起公道板蕩私情大行而無一人為國忘身者故徐崦之疏極盡時弊無所不言其中小學鄉約事非予禁而止之也申明舉行之意言于禮曹○擒漂流倭賊因冬至使李澤等獻俘于中朝 皇帝降勅曰邇者倭夷侵擾海陬屢駭南直隸浙江等處督兵驅出餘寇奔逸沿海地方嚴加戒備茲王擒獲漂流餘

孽管押解獻奉藩忠赤朕甚嘉悅仍賜白金紋錦彩段

甲寅九年春正月草串野人骨幹不等入寇北道兵馬使李思曾遣兵擊却之斬獲五十九級事聞論賞有差戰亡人庀葬賜祭○二月臺臣請依古者養老乞言之義下諭于知中樞府事李賢輔使之陳言賢輔言田野老民退閒已久袞闕時政不敢指陳某事而但聞聽諫一事有歎於如流之義古人以木之從繩水之鑑貌譬焉是乃人主所當省念也

上嘉納令本道給食物○命八道觀察使採訪孝行節義以聞○司諫院啓曰備邊司者祖宗朝所無也始於中宗末年蓋其時大臣未慣兵事啓請設之自夫備邊司設立之後邊境殆無寧歲以其堂上多武臣好功喜事鼓動兵端而大臣信惑其言結釁外夷故議者皆言革罷備邊司然後邊境可安而近日自上命加出堂上誠未知上意之所在也請依祖宗朝故事革罷備邊司使兵政統於兵曹三公與武臣之諳邊事者同議

戎務焉上曰祖宗朝以知邊事宰相專察兩界邊事今之備邊司亦此意也不久○上御朝講領事尹溉奏曰大提學申光漢以病辭適今當出其代而祖宗朝故事無所考徵頃者金安國身沒而成世昌代之成世昌被罪而申光漢代之死者罪者俱不得舉人故其時不得不以圈點差出今則光漢在焉使之自舉其代何庸圈點為也上可之於是光漢舉鄭士龍代之○夏五月下御題律賦於成均館命大提學鄭士龍等試取遣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二
都承旨宣醞于諸生仍下教飭諸生講學憲
府啓曰律賦八角之體唐及高麗皆有其語
而文翰類選東文選所載律賦體制亦同
世宗朝嘗以律賦取士安省中殿試之卷至
今尚在可取法也大抵八角押韻皆用命韻
次第少不可亂其第一角必破題而今之儒
生不解此法請令大提學商確定式使中外
之士咸知程式從之○先是戶曹啓請糶糶
耗穀守令毋得擅用而會錄別倉其充十一
之數者以次論賞領經筵事尹漑奏言守令

用度只在耗穀而使不得用則其勢必至於
巧作名目重其科歛也其中賢守令必能節
蓄用度以其餘充民昨午所受之糶穀此等
之類若自 上褒嘉則人皆樂趨民受實惠
上命寢前議○有星似彗 上避正殿召三
公以下講弭災之策命八道及開城府審理
冤獄仍下教罪已求言曰天人相與理氣無
間精祲交盪善惡類應事作於下象動於上
顧予寡昧不協于極惟天降鑑靡有所佑斯
值饑饉之荐臻加以災孽之並興恒雨害稼

妖星示變每懷淵冰之懼益增宵旰之憂疵
政既多弊瘼仍生澤未下究而有所壅閼民
抱冤枉而無以伸雪法令紛更而下無所適
從賞罰僭濫而人不為勸懲公道廢而不行
貪風熾而莫遏朝廷乃四方之根本未見清
明之治守令為一邑之主宰率多殘酷之輩
科歛剥膚浚血徭役勞筋苦骨年歲連凶而
盜賊恣橫邊圉失防而夷虜動勦官以任賢
而或有非人之濫授刑以詰奸而亦多無辜
之橫罹土木方興軍民已瘁常念禍機之將

迫深恐言路之或塞內需之事貽弊病民緇
髡之流妨政害治茲皆傷和而台災祗自省
愆而飭躬咨爾大小臣工暨厥草澤韋布深
究起弊之由悉陳弭災之方言雖不中罪亦
不加體予至懷曉諭中外○野人骨幹以五
百騎寇慶源造山堡府使南致勗遲留不救
城幾陷助防將崔漢貞射殪其酋長賊遂遁
去北道兵馬使李思曾以聞命除漢貞五品
職仍兼本堡萬戶致勗削爵充軍○秋八月
上御朝講正言李俊民奏曰近者自上留

意文雅人皆感激興起然帝王為治有本有末通經幄之官賜暇書堂是書堂重而經幄輕文華先而德行後也 上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固不可不先於末然書堂事自祖宗朝留意勸獎而近來文風不振故欲以此勸勵豈容以德行為後乎○上御朝講問用法深刻與寬和孰優大司憲尹春年對曰周末過寬而亡秦初過猛而亡人君用法當隨時通變領事尹溉曰因喜用法則失之寬因怒用法則失之猛須公其心使寬猛得中

同知事李浚慶曰用法深刻雖服一時流弊無窮寬和則終有扶持之理前朝用法過寬權奸無世無之然綿歷至於五百年之久此無他忠厚為尚之致也 上曰以忠厚為主以因時矯弊而不以喜怒親疎為輕重則倘庶幾乎○禮曹啓言 列朝御諱散見於經史文籍者自 先朝率皆代定他字 仁宗御諱及 當字御諱請令弘文館議定代用字從之遂以收代 仁宗御諱以峯代 當字御諱○掌令李彥忠言師道之絕久矣頃

立童蒙訓導教幼學之士真盛事也李仲虎
學識高明誘掖有法如注書李訥檢閱朴應
男皆出其門其餘生貢進士者幾四十餘人
今若付職俾教儒生則必有補於國家教養
之道也從之○冬十月景福宮殿成祭告於
宗廟及文昭延恩二殿復命康寧殿書揭抑
詩無逸篇如舊○上以鄭夢周道德忠節不
讓於安裕命即其生長之地初建書院扁額
書冊奴婢田結一依紹修書院例頒降○十
一月命大提學鄭士龍等往成均館以惜寸

陰箴試儒生仍飭明人倫知禮義為他日可
用之才○十二月以奇大恒為司諫任輔臣
為判校大恒遵之子也輔臣嘗論斥禪教久
不調至是並擢用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三

明宗朝二

乙卯十年春正月設石柵于箭串牧場司僕寺
 啓言箭串牧場設柵築土每因雨水漂潰場
 馬散逸壬子年間大臣與兵曹相議募民築
 石於一面馬得不逸今亦以司贍寺綿布募
 民繼築限三年畢功從之○兵曹叅議李滉
 謝病歸鄉命付僉樞下書敦召滉自出入經
 幄湖堂未嘗忘去然為人渾厚不露形迹至
 是稱疾解官仍尋鄉路 上命慶尚監司給

食物使滉上京求醫藥調治滉上箋謝不至
上復教曰爾才專文華德備清謹方欲置於
京師以資顧問何以一疾遽退鄉里安心調
理不計久近上來○夏五月旱 上親禱禁
中得雨○倭奴入寇全羅道全州府尹李潤
慶擊却之初倭船七十餘艘先犯達梁鎮焚
蕩閭閻遂圍其城節度使元績與長興府使
韓蘊靈巖郡守李德堅往救之兵潰皆死德
堅被擄賊連陷於蘭馬島加里等鎮及長興
康津諸邑敗水使金贊光州牧使李希孫兵

聲言直犯京師乘勝至靈巖觀察使金澍使
潤慶領兵三千往救靈巖號令分明恩威並
行時右防禦使金景錫亦領兵赴援兵使趙
安國左防禦使南致勤陣于鵲川以觀賊兵
動靜潤慶屢欲出戰景錫恇不從潤慶言
萬一兵敗請獨當其罪於是景錫始以其兵
濟潤慶師使之出戰而獨留城中將士莫不
憤惋咸受潤慶指畫無所違潤慶遂引兵出
與賊遇於鄉校賊將踞坐聖殿交椅以黃旗
指揮其軍引槍劔拍手作聲聲動天地潤慶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三
下令曰進前者生退北者死密令善射者以
片箭射中賊將左股乘西風大放火箭縱兵
撕殺賊衆大潰斬首百數十級餘賊棄糧草
遁去○以李浚慶為全羅道都巡察使沈守
慶金貴榮為從事官領兵禦倭初全羅道觀
察使金澍以倭賊犯境聞于朝 上召大臣
諸宰問防禦之策以浚慶為巡察使使率京
軍驍勇五百人及禁軍閒良能射者往住羅
州簡閱軍馬相機備禦浚慶至羅州聞倭寇
悉遁遂請班師○秋七月下書褒諭于濟州

牧使金秀文靈巖敗劔之餘倭遁至濟州將
欲勦掠秀文力戰却之事聞 上下書曰自
聞倭賊犯境念孤島絕遠兵力單弱耿耿于
懷寢不安席今見卿啓非卿忠義許國安能
以寡擊衆致此大捷乎特加卿一資且賜段
衣一領昔賈復破五校傷創甚光武大驚有
失吾名將之語卿其慎重毋使予有光武之
驚○八月全羅道巡察使李浚慶班師 上
御思政殿引見浚慶及諸將士賜宴闕庭陞
全州府尹李潤慶秩為本道觀察使論諸將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三
士功有差戰亡人并施恤典○靈巖鄉校位
版為倭賊所污毀命埋安于淨潔處改造位
版行慰安祭○蠲全羅道被兵邑租稅○命
遣評事於諸道時因倭寇大臣請令兵曹於
諸道有兵使處皆差送評事參謀軍機憲府
以大典所無之法論請罷之備邊司啓言經
濟六典雖無可考官制而甲午大典明有八
道評事也如其言○冬十二月教銓曹曰為
政之道莫如得人苟不得人如為國何惟爾
該曹更加慎擇參諸物論守令則用慈詳愷

悌者學官則用學問該博者且孝友廉謹節
義之士獎陞其職

丙辰

十一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上避殿減膳

下教求言○秋七月視學 上親酌獻于先
聖退御明倫堂試士行放榜于下輦臺以御
筆諭諸生曰予以涼德叨主臣民雖不及文
王化人之美豈無唐宗崇學之志乎留意學
校欲使人才蔚然而歲月逾邁迨不見效是
乃予作成之誠未至而然也學貴務本常顧
堂名以忠孝為本皆為他日君子儒是予之

望也仍賜胡椒十斗○冬十一月宣醞于弘文館承政院賜蠟燭歸家

丁巳十二年夏四月因節使之行獻倭俘于中朝 皇帝降勅褒嘉仍賜白金綵緞○秋八月 上御宣政殿試文士以吏文之製漢學之講右議政尹漑奏曰賜暇書堂所以培養也月課命題外凡其江湖寓興之作朋友和唱之篇皆令書啓而親覽焉則觀性情之流出固可以知其入又况民俗歌謠先王之所嘗採訪者乎 上從之○冬十一月 廢妃

慎氏卒命以二等禮王后考妣例護喪輸送長生殿棺槨三時供上侍婢供饋令各司限三年進排復以本宗姪子別坐思遠奉其祀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蠲京畿黃海平安道租稅以歲饑且有詔使供億也○夏四月 上觀稼于西郊御濟川亭觀水戰○秋八月 上以災異召大臣卿宰三司長官訪問弭災之策領議政尚震請伸理幽冤以答天譴大司憲尹仁恕請伸理權臣構成虛罪者 上曰當省念焉

巳未十四年春正月朔進豐呈宴于 大王大
妃王大妃殿仍設百官會禮宴于勤政殿野
人倭奴亦與焉○白虹貫日副提學尹仁愨
等上劄略曰自古人主之病各有所蔽明非
不善也而明之過者失於叢脞近來命令之
間未免於煩瑣叢脞之歸帝王之道恐不宜
如是也古之帝王以有諍臣故一己之過庶
政之失皆得以聞之而今一有言事者不遜
于志則未嘗不嚴辭拒之及其辭避旋回訑
訑之色轉下温温之音人孰不服 殿下之

弘量而豈能償千里拒人之失乎又請緝熙
聖學肅清宮禁 上答曰劄辭忠直煩瑣叢
脞千里拒人等語正中予過予雖不敏可不
省念○二月 上御朝講知事洪暹奏曰弘
文館賜暇學士皆被抄於試射此豈賜暇讀
書之意乎恐當除其試射也領事李浚慶曰
暹之言當矣他日可為儒將之人使之練習
兵書則可也何必強令習射乎 上命讀書
堂官負勿令試射○夏四月 上行酌獻禮
于先聖退御明倫堂試士賜成均館米一百

斛胡椒五斛○上親試賜暇學士于翠霞亭製述講經入格人賞賜有差仍宣醞極歡領議政尚震曰成宗朝培養文學故人材蔚然輩出今日之事近古所無也然其講論文義有關治道者自上採取見諸施為則尤當有實效也上然之夜深賜宮燭各歸其家道路拭目以為曠世盛事○持平閔時中以大司憲吳祥等不論政院之失獨啓論斥上下嚴教折之玉堂薇垣胥言上不容言官之過上教曰予於閔時中事明辨太過

恐傷言路不能無悔人或不察予意以言為諱則豈予之福也其勿以此為戒各盡所懷以補予過言雖失中予必不罪上下情志之相通太平之基也

庚申十五年春三月命大臣與禮曹同議抄啓文章宰相尹春年等十三人製述文臣李蘧等二十五人大臣等言宰相乃是成才之人不可使之試講試製當別有勸獎之道也上曰然且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可令大提學鄭惟吉復選才德兼備者以聞○夏五月教

曰臣子善行莫大於忠孝德仁副守龍壽光
城令舜禮各加一資尹希慶南弼文除職○
秋七月命以朱溪君深源添入三綱行實○
宴宗親駙馬于慶會樓下○命吏曹以遺逸
成守琛曹植洪致堯李夢成尹希慶卞勳男
許樞等首先除職

辛酉十六年春二月平昌郡守楊士彥上疏言
本郡乃古獫狁小縣初以穆祖妣鄉陞郡
蠲稅當是時猶且田結八百民戶五百今惟
糴穀七百石民戶四十殘吏八九削而附之

上也不然則或蠲貢或免稅不可徒擁虛器
命該曹量處○夏四月御綠陰臺試士雷震
正門及大纛教曰皇天動威彰予不辟之罪
永思厥愆非天用覆我國家亦惟天仁愛予
一人予一人曷不知變于茲圖保厥終惟明
君必稽于衆惟良臣樂陳其善予尚欲賴于
匡救其罔謂予不能惟予躬牖民之則予不
克修惟予心出治之原予不克正惟朝廷四
方之本予不克清惟學校興化之根予不克
養惟庶恥國之大維予不克張惟賞罰君之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三
大柄予不克公惟官闈必嚴女謁之私罔絕
惟刑獄必恤捶楚之寃罔伸惟士氣必作雷
霆之威罔霽惟仕路必清苞苴之行罔禁惟
法令必慎紛更之弊罔革惟賦役必均誅求
之煩罔蠲念茲罪孽由予自作尚何怨于天
越人咨汝大小臣民暨厥草野韋布各陳乃
懷輔予不逮乃言縱不底于道亦罔罪汝惟
政府體予至懷曉諭中外○秋七月成均生
貞朴春元等上疏言館奴殺人逃漏法網刑
官之窮捕固也而至使胥吏闖入學宮聲震

聖廟及 殿下渙發德音使治胥吏則刑官
反從輕典豈不痛哉 上立命嚴治刑吏堂
郎推考○九月 上行曲宴于瑞慈臺命文
臣製詩武臣射鵠諸臣插菊花至暮盡歡賜
燭而歸

壬戌十七年春正月海西獷賊林巨正等伏誅
臣正揚州業屠者也性狡黠且驍勇嘯聚無
賴作賊已久而朝廷漠然不知庚申冬捕盜
大將金舜臯捕其黨於崇禮門外供言臣正
與治匠李春東議殺鳳山郡守李欽禮蓋欽

禮曾為新溪縣令多捕賊黨故也舜臯以聞
乃遣宣傳官鄭受益與欽禮及金郊察訪姜
侶率五百軍跟捕賊入據九月山與官軍相
抗部將延千齡為賊所殺又奪驛馬受益等
不得已還歸於是賊益無忌憚焚燒民居搶
奪牛馬少有抗者剛裂殘酷畿甸兩西數百
里間行旅幾不通 上召時原任大臣兵刑
曹堂上左右捕將議擇從二品武臣二員各
率驍勇七八人稱以巡警使下送于黃海平
安江原咸鏡等地設計捕獲亦無所得而歸

辛酉秋始以南致勤為討捕使出鎮載寧郡
白惟儉為巡檢使出鎮平山府致勤盛集軍
馬陣于九月山下使賊不得下山而困之賊
之謀主徐林自知不免下山投降盡告其虛
實致勤遂進軍搜林剔藪而上盡捕諸賊事
聞發遣禁府都事宣傳官拿致臯首賞致勤
等有差○上御忠順堂召大提學鄭惟吉提
學李樾與堂上之有詞華者洪天民等講經
史反覆論難仍命製科次而罷○夏六月清
洪江原兩道癘疫熾盛多死亡命兩醫司別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三
定醫官賈藥下往救療○秋九月移葬 中
宗大王于靖陵先是 中宗時葬 章敬王
后于廣州獻陵右岡金安老欲搆鄭光弼之
罪以為新陵有水石之凶改葬于高陽南元
堂里即禧陵也 中宗昇遐遂奉厝于禧陵
至是遷奉 中宗于廣州宣陵東岡 章敬
王后仍奉禧陵如舊減廣州高陽田租之半
癸亥十八年秋八月李樛及其黨李戡等有罪
遠竄副提學竒大恒等上劄曰吏曹判書李
樛身居戚里過蒙寵擢專務招權竊弄威福

異已者斥之附已者進之私欲爵人則脅之
以 上旨謀聚寶玩則廣求於人家嫁禍士
林貽害邦家大臣之股肱而不敢言臺諫之
耳目而不能糾一國之人重足側目知有李
樛而不知有 殿下也仍及其子正言廷賓
之罪樛國舅沈鋼婦弟故有戚里之語 上
命樛廷賓並削黜以大恒為大司憲權轍為
吏曹判書尋因兩司之啓竄樛於江界戡等
五人分竄南北○冬十二月 上御明政殿
受百官賀頒教大赦以辨正宗系之誣也先

是 太宗中宗及 上即位之後屢遣使請
改祖訓會典中誤錄宗系之語皆得旨許改
然因循遷就實未嘗改是年五月復遣奏請
使金澍等請益力 皇帝勅諭曰咨爾朝鮮
國王世篤恭順作朕東藩屢以祖系陳乞釐
正蓋恥蒙詬訛而急於昭雪情見于辭朕特
允爾所奏宣付史館因會典之舊文載爾祖
之真派滌瑕傳信炳如日星朝廷與爾國皆
知出於李桓祖而不出於李仁任云云禮部
尚書李春芳又以會典改本付使臣以歸澍

道卒書狀官李陽元奉勅還 上以屢世未
雪之誣一朝昭晰遂告廟頒赦○命大提學
洪暹選讀書堂人負朴淳丁胤禧柳典崔顯
竒大升李山海辛應時李後白凡八人○上
聞徵士成守琛卒命贈執義賜槨一部令本
道支米豆調役夫以庀其葬

甲子十九年春二月遣史官于館學取儒生到
記命政院抄啓二十點以上明日會于泮宮
承旨賚御題與試官偕往試取宣醞于試官
與館官頒柑于儒生其入格者賞賜有差○

國朝寶錄卷之二十三
上素重科舉以國朝生進文武諸科及放榜
謝恩謁聖遊街等事為圖二十三幅命招洪
暹尹春年鄭惟吉閔箕朴忠元沈守慶金繼
輝沈義謙李山海李後白奇大升辛應時等
使各賦七言律二首自書圖後○清洪道陰
城儒生鄭壽麒言于政府曰陰城南面熊巖
山產銅錫鼓鍊土石四兩可得銅錫二錢且
不特熊巖而已自陰城至京諸山無非產金
錫之土石也大臣等以奏命壽麒付工曹專
掌鼓鍊之事

乙丑二十年春正月命招大提學洪暹弘文提
學朴忠元藝文提學尹春年等封下御題教
曰其往泮宮使儒生等從容製述勿為科次
封入于內復遣承旨宣醞賜柑○二月上
御養和堂親試讀書堂弘文館諸文臣命洪
暹尹春年朴忠元等科次賞賜有差宣醞諸
試官扶醉而出○三月上親酌獻于先聖
退御明倫堂試儒生命右議政李瑩等科次
遂幸惠化門外屏巖洞試武士○夏四月
大王大妃昇遐○六月流妖僧普雨于濟州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三
牧牧使邊協殺之○秋七月葬 文定王后
于泰陵○八月尹元衡有罪削爵放歸田里
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啓曰領議政尹
元衡托肺腑之親據上台之位專政擅命竊
弄神器入主威權移在掌握氣焰燻世睥睨
跋扈無復人臣之禮千官慄畏國家大小事
必關白元衡而後乃行使 殿下孤立於上
國勢岌岌折入私門忠憤之士莫不扼腕流
涕而泯默不敢開口者惟待 聖上之自悟
元衡近益驕亢積惡彌酷便利已私削弱公

室姦宄萬端不可勝記姑以一二事言之欺
罔天聰以妾為妻德與君之子 中廟之孫
敢以妾女議婚當 文定王后大漸之時遣
其妾擅入大內號令內醫妄試雜藥趨附之
人布列方鎮舟運陸輸絡續其門大厦十餘
區供帳什物奴婢飲食皆如常所寢食之地
家富於國身侈於主又多防海澤冒占良田
官家給種守令監農一國逋逃咸萃于此縱
其豪悍之奴掠人妻奪人田甚至於殺人而
屍親不敢發公議鼎沸厥惟久矣請亟命竄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三
謫以杜厲階於是兩司交章力請 上乃命
削爵放歸以李浚慶代為領議政朝野相慶
○冬十二月 上命時原任大臣義禁府堂
上來會賓廳分輕重疏釋乙巳以後彼謫諸
人大臣等請自 上親斷於是盧守慎金鸞
祥柳希春韓澍李震尹剛元併量移柳堪李
元祿併放送白仁傑李湛閔起文黃博尹忠
元宋希奎併職牒還給

丙寅二十一年春正月諫院啓曰臺諫耳目之
官凡國家大小事無不與知以濟可否而近

日備邊司秘密公事兩司皆不得預聞軍國
大事關係甚重豈有臺諫不聞不知之理乎
請自今秘密公事令備邊司一一通諭于兩
司從之○二月以李滉為工曹判書兼大提
學先是 上屢諭滉上來而終不至以同樞
一窠為滉虛其位者十年至是 上遣內醫
延壽聃賈藥問病又連下別諭辭旨鄭重滉
不得已上來肅命乃有是除然滉亦旋即辭
歸○以李珥為正言珥與同僚上疏論時務
請正心以立治本用賢以清朝廷安民以固

邦本而正心之目曰立大志曰勉學問曰親
正人用賢之目曰辨邪正曰振士氣曰求俊
乂安民之目曰詢弊瘼曰選外官曰平獄訟
語多切實 上嘉納之○夏四月命革內需
司印信從兩司之請也○五月命生進中經
明行修純正勤謹老成溫和六行俱備者令
吏禮曹議大臣以啓吏禮曹遂以學生李恒
前叅奉成運前別坐韓脩前叅奉南彥經前
叅奉林薰進士金範等六人應薦恒少業弓
馬讀大學慨然求道潛心力行運守琛從弟

也温恭儒雅未嘗言人過失琴書自娛足迹
不到官府彥經師事洪仁祐知名當世薰事
親至孝以薦授叅奉棄歸於是命並超叙六
品職乘駟詣京尋因吏曹判書閔箕言六行
俱備改稱經明行修○時 上剔除權奸釐
革弊政欲登庸賢俊以貢飾至治而尤傾嚮
李滉欲必致朝端然滉自春辭歸之後屢召
不起 上益重之密令畫工模寫滉所居陶
山形勝又嘗宣醞湖堂學士以招賢不至律
詩命製而御書註其下曰指李滉也其見敬

禮如此○賜額于咸陽儒賢鄭汝昌祠宇曰
藍溪書院從本邑進士姜翼等之請也○秋
九月故左贊成李彥迪庶子全仁進彥迪所
撰進修八條 上曰身在草野不忘父志予
嘉其誠○掌苑韓脩司畜李恒砥平縣監南
彥經彥陽縣監林薰等至 上御思政殿召
見問治國之道為學之方脩對曰帝王致治
之道多端而莫大於修己任賢國家治亂世
道清濁皆係於此至於為學之方則堯舜之
精一執中此其淵源也恒對曰經曰壹是皆

以修身為本 聖上若居敬窮理格致誠正
以修其身則治國之道豈外此而他求哉彥
經對曰欲法二帝三王之治當存二帝三王
之心欲存二帝三王之心當盡二帝三王之
學學無他焉心而已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
患則皆不得其正病痛專在一有字也薰對
曰人君政化皆本於修身大學八條中庸九
經皆以修身為本者此也 上命脩進前曰
精一之工更宜條釋言之對曰此心之發當
理者為道心悖理者為人心恒曰脩言未然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三
道心原於性命人心生於形氣故二者之間
精察一守是為允執其中也遂賜四人酒仍
命四人超陞政院啓曰今日引見徵召之人
和顏講論酬酢如響旋有陞超之命臣等不
勝感激然用其人而不用其言惡在其用賢
哉四人所陳之言深加體念施諸事為則庶
有補於日新之德也 上以為然○司紙成
運至以病上疏辭御札優批遣內醫持藥物
看病又令中涓特賜酒饌命除謝恩禮遇之
隆比三公有加然運竟不入對仍乞骸歸終

身不出○冬十月尚瑞院判官曹植王果縣
監金範至 上御思政殿召見問古今治亂
植對曰古今治亂俱在方冊皆 殿下所已
知也臣請以他事奏焉君臣之際貴在誠意
相孚自 上開心聽納無有蘊奧則羣下盡
誠竭力得展心膂上下講明情志相通此出
治之本也範對曰講學明理涵養德性則一
心和平和平然後朝廷敬讓政化旁通 上
復問古有三顧之禮何為一招不至也植對
曰以諸葛亮之料事一顧不起者非偶然也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三
然亮與先主共圖興復近二十年終不能成
功亮之出未可知也二人退 上命政院錄
其奏語以入亡何植辭歸其鄉徵召皆不就
○是月雷 上下書求言于中外曰天人一
理顯微無間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予
以否德叨承丕緒慄慄危懼計有餘年而衆
灾疊見於京外乃於十月既望燁燁震電有
同夏月西京又有開花結實之變陰陽失序
寒暑反常又於小雪前宵雪裏雷鳴上懼謹
告之切下愧疵政之多豈無致灾之由盍盡

消弭之方君心萬化之源而心有所未正歟
朝廷四方之本而政有所未清歟用人雖慎
擇而賢或有遺者歟苞苴雖禁斷而賄尚有
行者歟赤子困窮而字恤失其宜歟軍卒疲
弊而救恤未能盡歟邊圉虛踈而備禦有闕
歟賞罰僭濫而功罪未辨歟賦役不均而民
怨有鬱塞歟風俗不美而倫常有倒置歟言
路未通而納諫有未快歟貪風未祛而奢侈
終未改歟誠恐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予之
寡昧邈焉不逮公卿大夫閭巷草野之間必

有深知矯揉之策者冀聞不諱之言用答仁愛之譴各以所懷悉陳無隱言雖不中亦不加罪且關係國家綱常賊盜外特放京外徒流以下以伸衆人之寃以盡敬天之道○命以曹大家女誠女則女憲進獻于內殿○十一月賜三陟府使申義忠南原府使邊永清善山府使宋期忠各表裏一襲以觀察使褒其治績也

丁卯二十二年春正月命贈松京處士徐敬德戶曹佐郎○夏六月 上昇遐于景福宮之

養心堂 上自居憂恒有羸疾至是將祔文定王后于宗廟時當盛暑大臣慮 上因勞致傷力請命攝 上曰與其不祭而心勞病重孰與親行而身勞病輕乎遂力疾親行因勞熱馴致疾殆二十八日辛亥昇遐大學生奔哭闕下者無慮千數閭巷愚民號哭不絕聲大臣等以遺命迎 河城君宣祖大王入主喪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廟號曰明宗皇朝賜謚恭憲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三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四

宣祖朝一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
熙運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

諱 初諱 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巳

丑誕降于仁達坊私第在位四十一年萬
曆戊申二月朔日戊午昇遐壽五十七葬

穆陵 州在楊

明宗大王二十二年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辛

亥 明宗大王薨于景福宮之寢殿前二十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三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四

宣祖朝一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
熙運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

此 初 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巳

丑誕降于仁達坊私第在位四十一年萬
曆戊申二月朔日戊午昇遐壽五十七葬

穆陵 州在楊

明宗大王二十二年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辛
亥 明宗大王薨于景福宮之寢殿前二十

國朝寶鑑卷之七十四
七日 上疾猝重日午尤篤時右議政權轍朝京大臣只有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李瑩及藥房都提調沈通源三人而已右承旨尹斗壽手書宋朝文彥博入宿禁中故事示李浚慶浚慶入宿闕內夜半大漸 王妃沈氏急召大臣浚慶通源入對于寢殿 上已不省事浚慶進前大聲曰臣等來 上不應浚慶使史官書進二人名 上亦不能視浚慶仍啓 王妃曰事已至此當定社稷之計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須有指揮 王妃答

曰乙丑年曾得 上旨須以其人為嗣蓋於乙丑九月 上疾篤 中殿下一封書于大臣以河城君諱 為嗣浚慶等拜謝曰社稷之計定矣是曉 上薨大臣使都承旨李陽元同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兵曹判書元混領侍衛將士迎 上于德興君第時上方居河東郡夫人之喪哭辭靈座着白衣烏紗帽以出將乘輦大受請舉簾諦視陽元等遂進輦前審視環拜而行入自光化門由勤政殿東庭即喪次李浚慶素有重望國人

倚信傾想皆曰此時有此人國必賴之嗣位
纔定人情大安者浚慶鎮物之功也 上德
興君第三子也幼有美質相表清秀 大行
王既喪順懷世子擇於諸姪中默眷已久乙
丑夏 大行王寢疾從大臣建儲之議與
王妃密議定策惟大臣知之雖未正名號別
置師傅韓胤明鄭芝衍等教之數召試學業
每進見歎曰福哉德興 上讀書甚精時有
難問出入人意表師傅或不能答至是入承大
統時年十六改 御諱曰 七月丙辰 上

即位于勤政殿是日成服後百官備禮以請
上牢讓不出喪次大臣懇請 王妃亦堅請
乃出次猶不敢上御床大臣以下再三勸進
乃上座受百官賀尊 王妃為 王大妃大
赦殊死以下 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既
即位動遵法制前時內番宦官猥衆命減其
半常閉戶默坐不與宦寺接言語朝野想望
聖德之成就 上乳母乘屋轎入謁有所干
請 上不許且責其僭乘乳母步還其家○
庚午詔使檢討官許國給事中魏時亮入都

倚信傾想皆曰此時有此人國必賴之嗣位
纔定人情大安者浚慶鎮物之功也 上德
興君第三子也幼有美質相表清秀 大行
王既喪順懷世子擇於諸姪中默眷已久乙
丑夏 大行王寢疾從大臣建儲之議與
王妃密議定策惟大臣知之雖未正名號別
置師傅韓胤明鄭芝衍等教之數召試學業
每進見歎曰福哉德興 上讀書甚精時有
難問出人意表師傅或不能答至是入承大
統時年十六改 御諱 昫七月丙辰 上

即位于勤政殿是日成服後百官備禮以請
上牢讓不出喪次大臣懇請 王妃亦堅請
乃出次猶不敢上御床大臣以下再三勸進
乃上座受百官賀尊 王妃為 王大妃大
赦殊死以下 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既
即位動遵法制前時內番宦官猥衆命減其
半常閉戶默坐不與宦寺接言語朝野想望
聖德之成就 上乳母乘屋轎入謁有所干
請 上不許且責其僭乘乳母步還其家○
庚午詔使檢討官許國給事中魏時亮入都

國等以 新皇帝頒登極詔來至嘉山聞有
國喪謂譯官曰此事前所未有吾等之行適
值焉殊不韋矣仍問 國王有子乎譯官曰
世子夭歿無他嗣矣又問首相何如人曰首
相李浚慶賢相也國人信之兩使曰無虞矣
即使頭目俞深託以問喪禮先馳入都實欲
偵探事故也及至都 上稱權知國事具世
子衮冕章服出迎于慕華館禮曹判書李鐸
相禮終始無違禮兩使注目歎曰這等少年
動中禮節東國之福也○上 大行王廟號

曰明宗大行平日常曰得謚為明足矣至是
果合先旨 大妃泣以諭羣臣○以李滉為
禮曹判書知經筵春秋館事再辭不許滉守
道山樊聲望日隆 明宗累召不至詔使之
來領議政李浚慶請以製述官名滉遂應命
入都未拜命而 明宗昇遐仍在朝撰進
明宗行狀旋拜宗伯辭以疾 上曰聞卿賢
德久矣若今新政卿不仕則予豈安於心宜
勿辭○冬十月丙戌 明宗卒哭禮畢後命
行白笠終喪之制國朝五禮儀國喪既卒哭

國朝典故卷之二十四
朝臣公會則權着烏紗帽黑角帶着白衣而
常時則着白笠白帶 成廟朝議者以為帽
帶皆用烏則笠亦當黑廷臣皆從之非制也
中廟之喪左相柳灌議以燕居黑笠是率哭
即脫喪也復用白笠 仁廟初喪灌等殺死
大臣即廢其議復着黑笠 文定之喪尹元
衡又詆灌議為非衆不敢爭至是復用白笠
如禮○大臣以冬雷辭職 大妃下教曰大
臣何辜過在君上若有賢士沈滯者無辜被
罪者悉皆䟽解叙用於是大臣以乙巳以來

被羅織者抄錄以啓或請放還或請復職遂
復宋麟壽職牒人心大悅○命盧守慎柳希
春金鸞祥柳堪李元祿等復官皆乙巳以後
得罪之人也○大臣請遵舊制復常膳 上
不聽三公率百官堅請乃允又命百官開素
皆遵舊制也時 上頻御經筵辨問甚詳講
官淺學者皆憚於入侍朴淳入侍出語人曰
瞻 上玉容真英主也竒大升每入侍而退
歎曰好學樂善真聖主也至於感泣先是未
卒哭御經筵只臨文讀之無質問之語羣臣

國朝集一全卷之二十四
五
頗疑闕略卒哭後始反覆辨論蓋上欲存
諒闇之禮而然也○執義竒大升入侍經筵
啓曰天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分明然後人
心服而政事順矣中宗大王勵精圖治登
庸賢士士亦樂為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為
可復致當時趙光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小人
之徒欲行讒間適光祖等論靖國功臣濫錄
者南袞沈貞等以此謂光祖收拾人心圖為
不軌或置之死或黜或竄中廟末年始知
其實或宥或用而先王初年士林有學行

者小人媒孽以為倡起己卯之習初論以浮
薄竟律以亂逆李彥迪宋麟壽盧守慎丁煢
柳希春等是也先王冲年豈能知之乙巳
以後更無有言是非者矣高麗末鄭夢周始
為程朱之學入我朝傳習夢周者金宗直也
金宏弼宗直弟子也成廟賢之擢為佐郎
而燕山朝亦被謫死中廟初贈職右議政
先祖又宏弼弟子也有篤學功夫欲回世道
塞利源不遂而死李彥迪學行亦近代所無
其遺書之藏於家者宜搜訪表章而彥迪與

光祖並追贈其職則是非可明而人心興起矣李滉自少力學當初見善人受罪故退歸矣欲用賢人則先須使是非分明也 上從之命取進李彥迪遺書初彥迪在謫中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衍為八條一曰明道理二曰立大本三曰體天德四曰法往聖五曰廣聰明六曰施仁政七曰順天心八曰致中和欲為聖政之助而以時義之不可而不敢進至是其庶子全仁上疏呈進 上下旨獎諭即復彥迪官爵下教曰李彥迪非特無罪實

有學行近代獨有著述學本程朱故所言皆道理欲以示諸天使遺書在其家者搜訪得出使後學矜式特召李滉拜知中樞府事繼以教書諭旨辭不至承旨許曄白 上曰自古帝王得賢士為學然後王業可興李滉累辭病 上若致敬盡禮欲以為師則可至矣上從之○召處士曹植成運前郡守李恒等皆不至植於 明廟之末累被徵召丙寅始造朝拜尚衣判官嘗一登對即辭歸恒同時被召入對進學致治之方除林川郡守赴任

一卒棄歸至是朝臣交薦之皆下書特召○
上御經筵講大學竒大升八侍 上因論古
帝王政治優劣問曰堯舜湯武皆得賢臣共
成至治三代以下雖有濟世安民之賢而不
樂仕官以道自守是皆不得其時而然耶雖
遇其時亦有不仕者何也大升曰明德新民
體用之學也若真儒則豈獨善其身乎一偏
之士則或有長往山林者矣仍歷陳程朱諸
賢進退之節與時君離合之機以及我國
祖宗朝賢人君子立朝遭讒之事 上然之

又言自 上留意求賢臣民之福也頃日李
滉李恒曹植皆彼特旨此繼述 先志甚盛
舉也李滉則地位甚高祖述程朱其論述近
於程朱我國近代所稀有也其性恬退不樂
仕宦聞其居鄉甚貧苦李恒則少時好俠業
武悔悟為學做得工夫其勇與古人無異德
器亦成見之儼然但晚而知學學問不能該
通曹植則氣節磊落壁立千仞可以庶頑立
懦而學問則不循規矩成運亦遺佚之士也
年過七十臣未知其學如何大抵恬淡自守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四
人也一時賢士人品亦不一而李滉當為最
自 上召數人等欲致三代之治則彼豈敢
以伊周自任乎必以學問未至為嫌接待過
厚則亦恐不敢當也待其上來接見則必有
所言信任則所當專一接待則當有斟酌一
時厚待而不能繼之則讒間之所由生也且
必 聖學高明然後政事得失人物賢否可
以知之矣 上然之○領議政李浚慶於經
筵白 上曰主上新服厥命此億兆傾心之
日也凡所施為一切不可放過人主一語一

默一動一靜莫不係於國家興亡不可以一
動靜一語默之微而有所自逸人心之難制
莫甚於慾匹夫不是無慾而或畏法有制或
所遇不豐不甚為慾所使然猶有喪身亡家
者惟其難制故也至於人君則所交於前者
莫非豐亨豫大之事而無法制之可畏故雖
明易溺雖安易危惟慾易放故也自古人君
以欲致亂者多矣當此即位之初願先以此
為戒以為保宗社保生民之本焉况直言者
國家元氣不可一日無也言雖合道以逆于

心而怒其人則治亂之所由分也又必親近
儒臣誠心講學先正本原之地可以為措事
出治之本矣 上動容聽納

戊辰元年春正月知中樞府事李滉上疏自劾
申乞致仕 上以御札答之曰觀卿疏辭謙
讓過矣卿以累朝舊臣德行之高學問之正
雖問巷之人孰不知之予亦聞焉久矣卿在
先朝累被召赴至於末年又至都下奄遭罔
極之變遽即旋歸是必以新政之無道尊賢
之不誠故也予之悔恨其可勝言古之人君

雖明聖必求賢為師况予自少不受嚴師之
教遽承艱大之業 慈教亦曰予無知識况
在勞疚之中我何教導當如李滉則可也常
望卿之上來 慈意如是之勤而卿不肯來
無乃未之思乎當今朝廷雖多宿德予之望
卿亦如星斗卿須不以進退為嫌而上來勉
疾留廷以輔予愚末之質○以盧守慎為弘
文館直提學兼藝文館應教守慎懇乞歸養
父母 上曰守慎學行卓異將共成治效恐
未可許歸養令大臣議之李浚慶曰 聖學

日進經筵不可無此人令本道監司敷諭其
親來京可免遠遊之憂專意勸講 上從之
○竒大升於晝講啓曰人主欲興治化不但
先修一身當急聚集人材比之作室當先備
材木也二十年来士禍慘酷先輩凋零後生
不務為學宜修明學校之政培養人材若有
能知國家治亂生民休戚者輩出則國家舊
弊可革未遑之事可以修舉矣 中廟末年
人材衆多而不幸士林遭禍存者無多二十
年在謫中而不廢學問者雖蒙息立朝年

已者艾若循次遷叙則恐不及大用亦非用
賢之道也表著之人不次登用為當此指白
仁傑盧守慎柳希春金鸞祥而言也又啓曰
中廟朝監司使鄉校諸生講讀小學故臣為
諸生時亦因此始知小學自乙卯兵變以後
監司不復以宣化為意惟檢閱軍器而已若
以可合師表者擢授方面則庶可興學 上
令大臣議行○復召曹植不至上封事開陳
君德大抵以明善誠身為要又極言胥吏姦
欺之狀曰堂堂千乘之國藉 祖宗二百年

之業公卿大夫濟濟後先相率而歸政於儻
隸夫以尹元衡之勢而朝廷克正之况此狐
狸鼠雞腰領不足以膏齊斧乎 上答曰觀
此格言益知才德之高矣當留念焉○大妃
還政于 上時有日上虹暈之變 大妃謂
侍臣曰女主為政雖使庶事咸熙而大本不
正他無足觀况未必盡善乎日變之作良由
未亡人聽政也即命撤簾前此白仁傑入侍
因說古事微及還
政之意大妃已納其說矣○命薦遺逸之士京畿觀察
使尹鉉以成渾應命曰遺逸之士今世難得

有成渾者學問有自得之妙云渾守琛之子
也早承家庭之訓行純而不雜學進而不退
鄉人稱善士故鉉舉州牧申狀而上其名○
夏五月命遼李滉左贊成移授判中樞府事
下旨促召滉既力辭新命朝廷知不可強起
有於經席請授閑官以至誠召之則宜無不
至乃有是命下旨曰予以眇躬生長民間入
承大統臨御以來罔知攸措思聚賢德之士
以輔不逮卿雅性冲澹存履純明居閑守靜
潛心儒者之學盖亦真積力久其於義理性

命之奧格致誠正之要必有脫然釋悟而超然造詣者置之經席觀儀度而聽議論足以去予之昏愚長予之心智而累次徵召皆出至誠而竟無起意予甚缺然頃授卿以左贊成之職者乃予慕卿之深望卿之重而實循乎僉議之公也卿反以此為嫌辭退尤力是予所以褒卿者適足以沮卿已命適改卿復何嫌卿其念之不可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滉乃承命就召在途連狀請並改正崇政加階不許○以李珣為弘文館校理珣上疏有

曰臣髫年求道學未知方泛濫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妾塞悲遂耽釋教因昧本心走入深山從事禪門迨周一半賴天之靈一朝覺悟纍然歸家慙憤求死自古中釋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深者當是時自分為世所棄便欲躬耕讀書以送天年臣父惜臣雕蟲末技強令求名遂作舉人應舉不輟區區之意只求升斗之祿以救飢寒耳豈期好官倘來謬恩橫被歷職郎署出入華省自顧初心不寒亦慄請命解臣職退之畎畝

國朝典章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勉力為學以修舊愆 上答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所陷溺不可以昔日耽釋之小失輕適論思重任且悔過自新其意可嘉宜勿讓○秋七月判中樞府事李滉承命入京滉以赴召稽延詣闕待罪答曰今予得卿實國家之福也○八月李滉上疏陳六條 上親札批答曰卿之道德質之古人亦鮮其倫凡此六條真千古之格言乃當今之急務予雖眇末敢不服膺其疏一曰重繼統以全仁孝 主上以王室至親入承大統凡所以繼

志述事者莫非出於至誠其於仁孝之道不患其不致隆也然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異時耳目之蒙蔽雜陳愛憎之妖惑並進日夕月深事玩情狃所以承宗廟奉長樂者動有違慢馴致於殺其所當隆隆其所當殺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入繼之君所以多得罪於彝教而今日之所宜戒者也二曰杜讒間以親 兩宮孝慈之道出於天性其倫至重其情最切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有缺慈天亦虧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

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昵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獪挾奸懷私喜亂樂禍情狀萬端一或傾耳而聽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又今日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况宮闈之間宿奸老蠱猶未盡祛不但如羸豕之躑躅焉伏願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之訓嚴於自治而謹於正家篤於事親而盡於子職使左右近習之人

洞然皆知兩宮至情而諛間無以得行於其間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患而孝道無闕又推此心以致孝敬於恭懿殿道隆繼繼仁至義盡而三宮懽洽萬福畢臻矣三曰敦聖學以立治本帝王之學心法之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後之人雖欲據此而真知實踐乎道殆亦難矣其後列聖相承至孔氏而其法

大備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也臣請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色日用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焉即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以不博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慎辨之不可以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四者之中慎思為尤重 殿下既以啓其始而發其端矣臣請因其發端而益致其積累之功至於歲月之久功力之深而一朝有豁然貫通處則

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真是其然而不迷於危微不眩於精一而中可執此之謂真知也臣請復以力行之事言之誠意必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實正心必察於動靜而無一事之不正修身則勿陷於一辟齊家則毋狃於一偏戒懼而謹獨強志而不息數者力行之目也願 殿下隨時隨處念念提撕件件兢業萬累衆欲灑滌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礱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泳乎義理懲窒遷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不離於

禮法參贊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真積之多
歷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
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四曰明道術以
正人心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無他歧之
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周衰以後道
術不明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
治化之而難化也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行
於彝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故臣愚必
以明道術以正人心為新政之獻焉然其明
之之事亦當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本乎人

君躬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
教者本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後而緩也
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為甚老莊之虛
誕或有耽尚而侮聖蔑禮之風間作管商之
術業幸無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痼鄉愿
亂德之習濫觴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
患燎原於舉子之逐名而况名途官路乘機
抵巇反側欺負之徒亦安可謂盡無也以此
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不幸而主
上向道之心少不如初則凡此數等之人必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四
有雜然並進百端攻鑿一為所中便與之俱
化於彼矣伏願 殿下執志如金石貫終始
而無渝明道如日月廓氛陰而罔干常久不
已則待興之士自新之民皆升於大猷向之
羣邪雜慝亦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矣五日
推心腹以通耳目人主者一國之元首而大
臣腹心也臺諫耳目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古
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聽用臺諫者譬如
人自決其心腹自塗其耳目固無元首獨成
人之理其或有信任大臣而不由其道其求

之也不求其能匡濟輔弼之賢唯求其阿諛
順旨者以謀遂其私所得非奸邪亂政之人
則必凶賊擅權之夫君以此人為濟欲之腹
心臣以此君為濟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締結
牢固人莫能間忠賢盡逐國內空虛而耳目
之司皆為當路之私人矣所謂耳目者非元
首之耳目也乃當路之耳目也於是憑耳目
而鼓勢煽焰以黨助權臣之惡由腹心而積
戾稔禍以畜成暗主之慝侈然自以為各得
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鳩毒發於腹心腹心之

蛇蝎起於耳目也臯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萬事之墮責在元首
也宋臣王介之言曰宰相而承宮禁意向給
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言邪逕
之為害也至呂公弼之諫仁宗則曰股肱耳
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故臣以為
不由邪逕而能相為用至善之道也六曰誠
修省以承天愛 殿下握符御極一期于茲
而乾文屢變時孽並作和氣不應兩麥全耗
水旱之慘振古所無風雹蝗螟衆異畢見此

乃天心仁愛 殿下之深而威警 殿下之
至也伏願 殿下推事親之心以盡事天之
道無事而不修省無時而不恐懼 聖躬雖
未有過失而心術隱微之間疵病山積不可
以不淨盡宮禁雖本有家法而戚屬幽陰之
類納謁霧集不可以不遏防聽諫雖如轉圜
之義有時乎以私而牢拒在所當改樂善雖
如好色之誠或至於以虛而強求在所當審
爵賞毋濫使無功者倖得而有功者解體赦
宥毋數使為惡者獲免而為善者受害尚氣

節礪廉恥以壯名教之防衛者不可疏崇儉
約禁奢侈以裕公私之財力者不可緩 祖
宗之成憲舊章積久而生弊者不可不稍變
通然或並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
致大患縉紳之嫉正忌異伺釁而生事者固
不可不預鎮靜然或自乖於賢儔善類而互
相排擊之必見反傷專倚於守舊循常之臣
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任於新進喜事之人
則亦至於挑生亂階抑京外胥僕狼噬納使
而猶不足盜空府庫鎮浦將帥虎吞軍卒而

猶不饜毒遍隣族饑荒已劇而賑救無策恐
羣盜之大起邊圉卒虛而南北有釁慮小醜
之猝入凡若此類臣不敢枚舉惟 殿下深
知天所以仁愛已者不徒然也內而自反於
身心者一於敬而無作輟外而修行於政治
者一於誠而無假飾不然臣恐否泰相極禍
亂相承數百年昇平之末國事之可憂將日
倍於今時之弊而天心之仁愛 殿下者反
為 殿下之自棄也○上御經筵李滉入侍
講論語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

國朝事蹟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矣及其註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仍推行其義進啓曰姑以乾卦言之上九位已亢極故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有亢龍有悔之象人君若以崇高自處簡賢自聖獨知馭世無下下之意則應此象而有窮之灾人君知此則可以無大過矣聖日又別為劄記以進 上曰警戒之言予當日以為戒時 上傾嚮滉甚切在經筵隨事陳戒臺諫之啓或不從者皆右之 上無不從之而滉每以老病曠職乞退士大夫以其去留卜

世道汚隆 上御夕講李滉入侍 上問曰頃者朝議欲追贈趙光祖其人學問行事何如滉對曰光祖天稟秀異居家孝友早有志於性理之學 中廟求治如渴光祖自以為不世之遇與金淨金滉竒遵韓忠等協力同心大有更張設立法條以小學為教人之方且欲舉行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若久不廢治道不難行也但當時士類急於致治舊臣之見擯者失職怏怏搆成罔極之禍餘禍蔓延至今士林之間有志於學行者則惡之者輒

指為己卯之類人心孰不畏禍士風大汚名
儒不出職此故也南容之罪可謂上通于天
今日衆論乃彰善癉惡之舉必褒贈光祖追
罪南容是非可明也 上從之○冬十月李
滉晝講因天變陳戒曰孟子言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事天之道只在存心養性宋
張橫渠作西銘說此理甚分明因事親之道
以明事天之道推其極則乃聖人地位之事
而下學工夫亦無不曲盡知此然後敬天之
道不待假飾於外而可做真實工夫請講小

學畢後先講西銘從之○十一月李滉進劄
上聖學十圖一太極圖二西銘圖三小學圖
四大學圖五白鹿洞規圖六心統性情圖七
仁說圖八心學圖九敬齋箴圖十夙興夜寐
箴圖 上以為甚切於為學命作屏帖以觀
省○十二月奇大升因侍講啓曰近來李滉
所啓 上或教之曰言聽計從至於臺諫侍
從之言雖小必留難臣恐滉反不自安尊賢
當自修身始徒以外貌尊寵之老病之人又
豈欲苟容於朝乎 上曰此言至當 上曰

李滉比之古則何等人耶予為此評論亦未
安而素懷如此故言之矣大升對曰臣迷暗
何以測知以臣之見則滉年已七十所見亦
高而不主張已見雖年少所論必商量反覆
其觀書小無執滯篤信程朱功夫純至古人
則不可知東方學問之人所著述臣亦見之
如此人者蓋寡又言滉稟性恬淡雖勉膺召
命而來寒苦適意富貴無心心欲求退以無
所展布尋常從仕死於朝廷之上為悶乃其
本誠也○忠清監司盧守慎上疏勸 上立

志為學以為出治之本且進所撰夙興夜寐
箴註解 上答曰卿所上章實是格言敢不
服膺且此夙夜箴予前日受學於師傅韓胤
明胤明以此授予曰此暗室盧其所解予敬
而受之自此始知卿之為學出類超羣矣今
幸復見予當以此常自警焉

己巳二年春正月以白仁傑為大司憲仁傑既
退 上思其風節屢下旨召之仁傑固辭以
疾至是特命進秩為憲長仁傑三辭 上手
札答之曰君子揚于王庭致君堯舜立準則

於後世可也而措於一言遠引而去豈為士之道哉卿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冰霜不待人言而知之矣宜速赴朝勿辭仁傑乃拜命○三月判中樞府事李滉自陳老病懇乞歸鄉章累上不已上引見再三懇留滉求退益力上曰卿今歸矣乃有所欲言者乎滉對曰古人云憂治世而危明主蓋明主有絕人之資治世無可憂之防則獨智御衆有輕忽羣下之心而驕侈之心生矣今世雖似治平南北有釁生民困悴不可謂無可

憂之防也 聖質尚明羣臣才智不足以滿聖意故論議處事之間不無獨智御世之漸識者預以為慮臣前日所上乾卦飛龍在天之上又有亢龍有悔之言人君過自高亢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則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所謂亢龍有悔也然必學問之功不廢然後私意可勝而此等病痛當消釋矣臣前日所進聖學十圖非臣私見皆先賢所為其功夫則臣所進劄中思字學字為要以此致思焉則所得益深而小臣願忠納誨之意也 上

復問所欲言對曰我國士林之禍起於中葉
廢朝戊午甲子之禍不須言也 中廟朝已
卯之禍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
奸人得志報復私怨則必以為己卯餘習士
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幼冲權奸得志一
人敗又一人出相繼用事士禍不忍言矣願
以既往之事為將來之戒自古人君初政清
明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有失則爭人主必
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主
之心以為若用此人則吾所欲言無不如意自

此與小人合而正人無着手處然後奸臣得
志無所不至矣今新政之初凡所諫諍皆屈
意從之無大過矣久而 聖心或移安能保
其如今日乎如此則奸人必勝而與初政必
大相反矣唐玄宗開元時賢臣滿朝以致太
平而緣玄宗多慾而李林甫楊國忠一意逢
迎由是君子盡去而小人獨留終致天寶之
亂一君之身而其事如二人者初與君子合
終與小人合故也願 上以此為大戒保護
善類勿使小人陷之此宗社臣民之福也臣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四
三十五
之所欲戒告無大於此也 上曰所啓當以
為戒執義權德輿上疏言政院不請留而徑
請引見又不待許退而徑請給驛以送未聞
有繫駒之人而又有給馬之請何也由是
上不許適職○盧守慎居喪疾劇 上遣醫
持藥救療守慎上疏哀謝疏末陳戒六條云
臣前日所陳立志之說誠能盡誠於此則其
他要務即舉而措之耳臣猶有所憂者憂
殿下所務之如何耳務討文義訓解而不務
求義理事實務察政事瑕類而不務立治道

治法務攬權柄而不務合於人心務循前例
而不務斷以古義務悅諂諛而不務愛正直
務喜才藝而不務重器識茲六者皆臣病中
之過憂也 上答曰病中陳列愛君之忠可
知矣予當服膺自省○夏四月 上御朝講
講論語勿欺而犯章以雙峯饒氏所註人臣
自好貨色而却諫其君好貨色之說為是翌
日竒大升入對曰人臣若非聖賢地位則豈
能盡善乎或欲為善而工夫未及氣質偏滯
有不能焉然其愛君之心欲使吾君所為盡

善而無過故不得不諫若以為吾身不能而不諫君過則是幾於吾君不能而謂之賊者矣自 上見得似偏外間聞之亦甚疑訝矣且言 上泛觀雜書有妨正學四書小註及性理大全所編與先儒定論違戾者多請一度覽過後專觀大文大註 世宗大王晚年亦如是請以為法○是月有霜雹之灾命弘文館博攷古事以啓命議獄緩刑○明宗大王禫後不受賀行慰禮從李珥之言也○閏六月 上御晝筵謂侍臣曰頃者筵臣言尹

元衡當國無一人直言偏邦人賦性不厚不及中國此言思之甚害理也竒大升對曰此乃憤激之論但謂我國不及中國則偏而有弊之言也方前朝紀綱板蕩之後我 太祖東征北伐大濟生民天命人歸理當主國然麗氏之臣欲扶持而不濟繼之以死者有之革命後亦有不仕者一時氣節可見矣至于我 祖宗朝名士每罹慘禍而後來者不少懲創相繼興起近來風俗大謬士夫間有不言自守者交相贊譽多占美官朋儕間雖細

小彈駁亦不敢為若有言之者必曰有某事
嫌芥而然風俗之誤一至於此元衡之世兩
司長官皆其門下非但於國事不敢可否元
衡稍有意向必逢迎成之如妾子許通等事
是也 明宗洞燭凶邪之狀有厭苦之旨故
人得以論之不然則豈能去之乎今之時習
大抵以不言為貴臣竊悶焉辛應時啓曰辛
昫擅恣滿朝靡然獨有李存吾鄭樞上疏論
之元衡之時則人主孤立無一人言者 上
曰鄭樞李存吾非他國人亦我國人也不但

上疏至於廷辱辛昫豈不及中國人乎此議
一偏故特言之矣大升曰 聖念及此深知
其病東方萬世之福也仍言元衡以妾為妻
明宗一日泛問古有以妾為妻之時乎八侍
諸臣不能出一言此畏禍而不敢也元衡之
為右相 文定以其非老成難之元衡又辭
退三司論啓以為賢者不可不在於此位臣
曾於玉堂見劄稿矣 上曰其時為其論者
今尚在朝耶對曰臣與同僚共觀以為世難
則不可仕宦恐如此遺臭於後世也儕輩相

與笑之矣 上不問其人姓名曰此初由一
 二人承順倡言而其餘則畏禍而從之士氣
 當培養也大升又言實錄作尹根壽之言明
 廟欲使閭巷常讀小學尹旣從而贊襄元衡
 折之曰人當為善於心已卯年崇尚小學而
 辛巳年生亂乙巳年又生亂此乃亂逆之書
 也尹旣聞之震慄云 上曰元衡之害我國
 不可勝言此言今始聞之真得罪萬世者也
 ○秋七月校理李珣進東湖問答書時湖堂
 賜暇讀書儒臣例呈一朔所製詩文大提學

科次勸課珣在東湖因朔課製東湖問答數
 萬言以進先論古今君臣國家治亂以及當
 今經濟之策條陳畢備 上深留意省覽焉
 ○李珣入侍經筵啓曰為治先須識時人君
 雖欲有為若權奸專國或兵革撓亂則雖有
 其志治務難成今者幸無權奸及戎馬此正
 殿下有為之秋也 上曰此言則然矣但戰
 國擾攘之時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則雖有戎
 馬亦可行王道也珣拜謝曰 殿下所見誠
 卓冠千古矣但王道之行在於實功不在於

言語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此最要語也○
李珣白 上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弊
習傷教者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
館目為新來污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
士尚不以科舉為念况使之毀冠裂服盡喪
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登仕版則孰肯為用
乎中朝則接待新息之人禮貌頗重若聞此
事則必以為胡風矣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
何代珣曰文獻無徵但聞之麗末科舉不公
登第者貴家子弟口尚乳臭故時人目之曰

紅粉榜人情憤激遂兆侵辱云 上曰可革
也特命痛禁其弊少減○冬十月有日變
上避正殿減膳撤樂下教求言延訪羣臣領
議政李浚慶對以嘉禮在前而變異如此恐
有後日宮闈干政外戚恣橫之患宜恐懼修
省○十一月尊德興君為大院君加嗣子河
原君理爵一級給田土減獲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四

